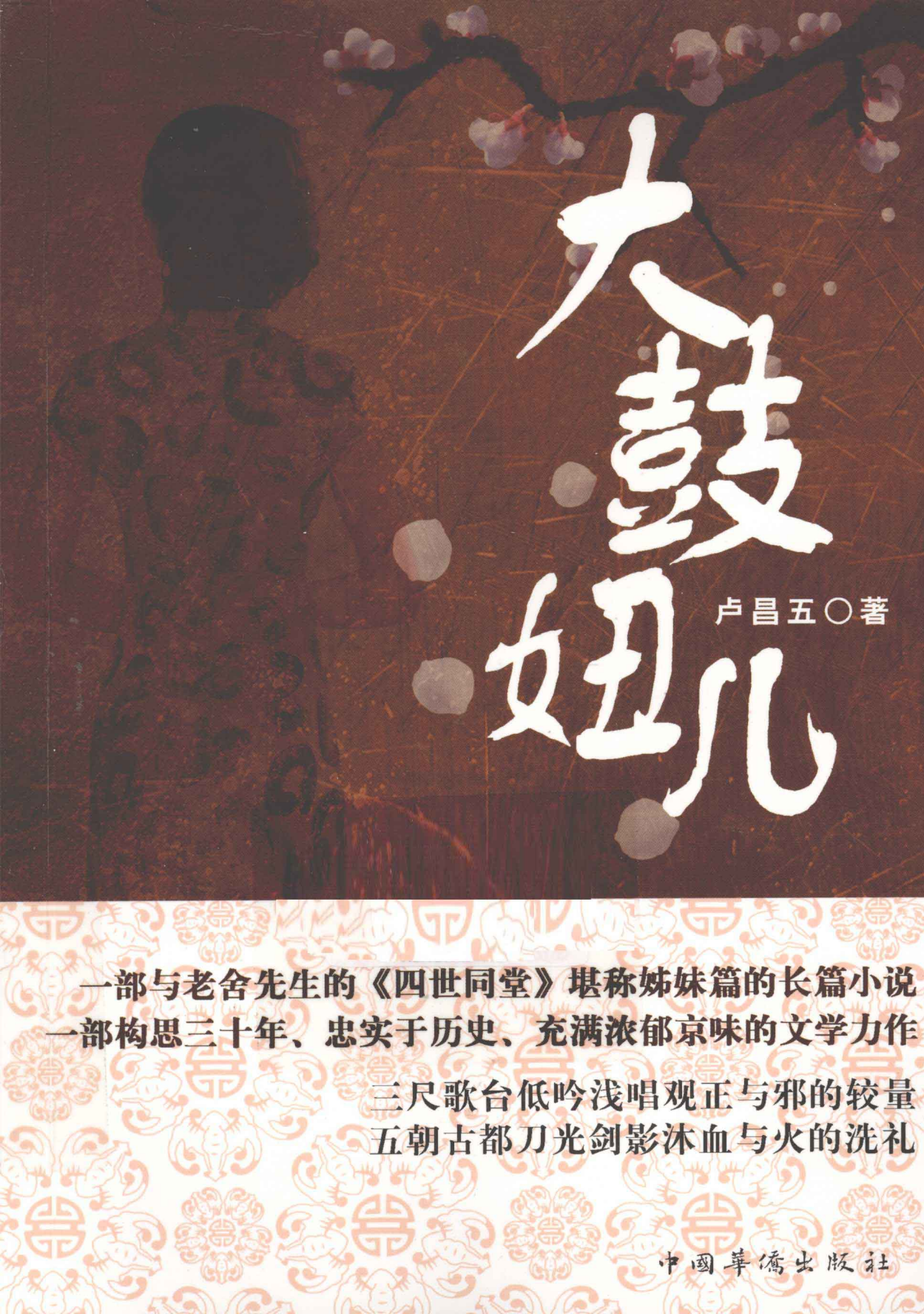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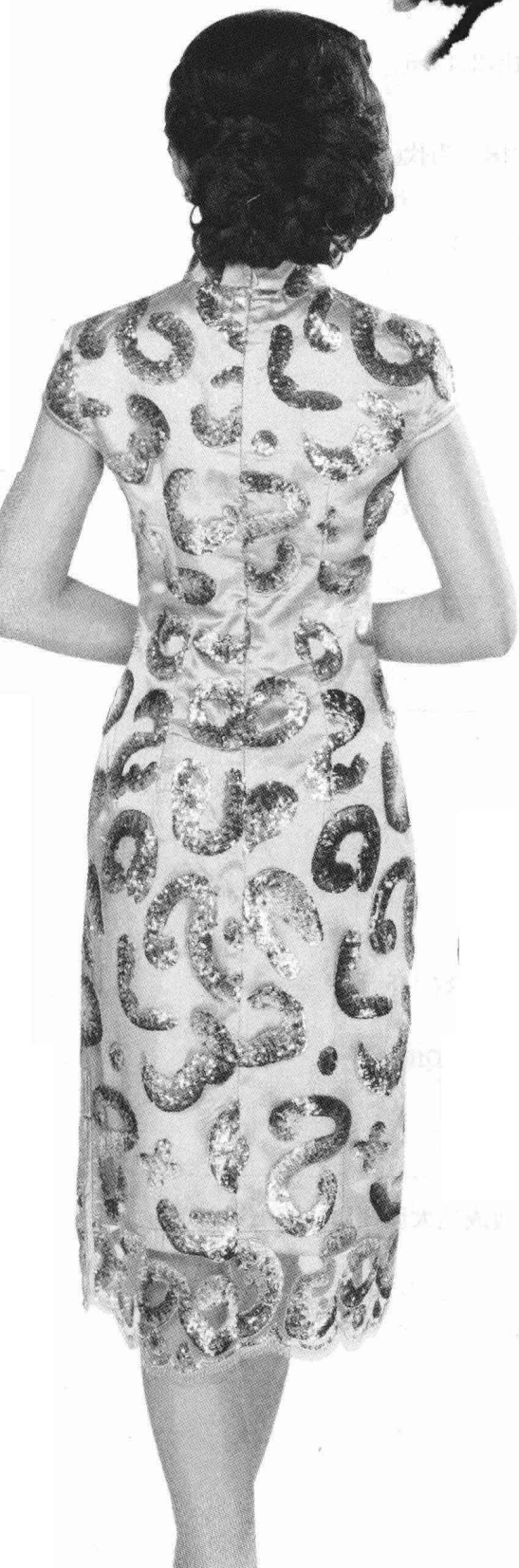
大鼓妞儿

卢昌五〇著

一部与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堪称姊妹篇的长篇小说
一部构思三十年、忠实于历史、充满浓郁京味的文学力作

三尺歌台低吟浅唱观正与邪的较量
五朝古都刀光剑影沐血与火的洗礼

中国华侨出版社



大鼓 妞儿

卢昌五〇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鼓妞儿/卢昌五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113-2266-1

I. ①大… II. ①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3907 号

●大鼓妞儿

著 者 / 卢昌五

策 划 / 刘凤珍

责任编辑 / 泓 涛

责任校对 / 吕 红

装帧设计 / 胡 博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1.5 字数 445 千字

印 刷 /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2266-1

定 价 / 36.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大鼓妞儿

内容简介

天资聪慧的山东女孩林雪梅随乡亲三伏逃荒流落北平，幸得被人们称作大鼓妞儿的女艺人靳大红相帮，引荐至“北弦王”金三省门下学唱大鼓。很快即学有所成，按照行内的规矩，艺徒头一次卖艺必须到妓院演唱，金三省带她来到八大胡同，“赏春楼”里的所见所闻令她大为震惊，妓女们与大鼓艺人供奉的竟然是相同的神祇，并亲眼见证了前辈章红宝的沦落，近距离地接触到了日本人。白丫头为生活所迫，每日去妓院“串邪钵”。德晓峰借债务逼娶白丫头，其父老贵贪恋钱财，昧着良心把亲生闺女推进了火坑。

金三省女儿金盈儿认日本人中村做了干爹，权倾一时。为了摘取“鼓选”的桂冠，先是力图毁坏竞争者的嗓子，此计不成又勾结日军将一千同行抓去了河南……抗日战争进入尾声，金盈儿欲随日本人逃亡东洋，金三省义无反顾用绳子勒死了女儿，自己随后悬梁自尽。

雨夜中，靳大红在林雪梅的帮助下生下一对龙凤胎，伴随着新生命的诞生，人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春至河开，绿柳时来，
梨花放蕊，桃杏花开，遍地萌芽在土内埋。
农夫锄刨耕春麦，牧牛童儿就在竹林外，
渔翁江心撒下网，单等那打柴的樵夫，畅饮开怀。

——岔曲《春景》

1937年北平的春天，与往年相比并没显得有什么两样，草，该绿的时候绿了；花，该开的时候开了；林子，该喧闹的时候遂有一群群知名与不知名的鸟儿欢叫着飞了进来。四九城里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各色男女，亦该吃的时候吃，该喝的时候喝，舒筋拔骨，抖擞精神，开始为新一年的生计践行着各自的心经。

眼下，对于北平的大鼓妞儿靳大红来说，当务之急就是能尽早寻觅到一个专拉自己个儿的人力车夫。

大鼓妞儿是个什么概念？按照北平普罗大众的解释，即以演唱大鼓书为业的女艺人也。北平又是个什么地界？这是一块右拥太行、左挹沧海、北倚山险、南控江淮，曾经建立过五朝宫阙的煌煌宝地！中华沃野，万千城郭，孰敢与之攀比？正是因着“得天独厚”这四个字，久而久之，遂令聚居在这座城市里的男人们养成了自以为爷，天尊为老大、爷尊为老二的傲然习气：长了胡子的称大爷，没长胡子的称小爷，有钱的叫阔爷，家无隔夜粮、穷得叮当响的要唤一声穷爷，甚或八月十五供奉的那只玉兔，你也得叫它一声兔儿爷。不消说，既敢称爷，自然就有爷的脾气、爷的嗜好、爷的追求与讲究，于是，吃、喝、玩，便成了北平大爷们每日必读的“三字经”。吃与喝暂且不论，说到玩，时下在北平流行的供人消愁解闷的杂耍即名目繁多、式样纷呈，吹的、打的、拉的、弹的、说的、唱的、变的、练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这其中，仅大鼓书就有着十好几样：京韵大鼓、京东大鼓、西河大鼓、梅花大鼓、梨花大鼓、铁片大鼓、单琴大鼓、奉天大鼓、滑稽大鼓……各有各的腔调板式，各有各的拿人段子，正所谓“麻、木、凉、香，各有所长”，操持此业的艺人们亦术有专攻，各守一门。起初演唱大鼓的只有男性艺人，后来，到了民国初年，渐有女艺人开始携鼓登台，她们独树一帜，聚而族之，北平的大小爷遂对这一伙女子定下了专称，艺不分高低，人不分老少，一律称做了大鼓妞儿，同时，还赐给了她们一个雅号——鼓姬。

鼓姬靳大红擅长的玩艺儿被称做铁片大鼓，原本是发端于平东通州田间地头

的一种俗曲，因以两片月牙形的铁片击节而得其名。从拜师学艺算起，靳大红在这个业界里已经扑腾了二十余载，她记得十分清楚，十三岁那年，自己第一次被师父领上了台，身材矮小的她站在小板凳上，一段《妓女悲秋》还没唱完，喝彩声、鼓掌声、跺脚声便在台下响成了一片，震得书馆的顶棚几乎往下掉土！打这儿起，这一种俗中透俗的乡音野调，经她活泼灵俏地一唱，那酸不唧儿辣不啦儿的小曲儿，就像北平人情有独钟的酸豆汁儿一样，立时火炽了起来！与此同时，靳大红亦获得了一个听客们赠送给她的艺名——“十三红”！

不觉景，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什么叫做大红大紫，什么叫做享誉九城？她经过了，她见过了，她晕晕乎乎地体验过了，现而今虽已青春不再，可她依旧称得上是北平曲坛上的一个“响蔓儿”，遍布四九城的大大小小的杂耍园子，哪一个不是争着抢着以能邀上她这档玩艺儿为荣耀？痴迷说书唱曲儿的那些个老少爷们儿，又有几个不喜好不得意她唱的这一口？只可叹时光过得忒快，真就像大鼓词里所描述的，“看惯了星移斗转，日月如白马过隙”！近日，连番的感叹使靳大红悟到了生命之短暂，敦促她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人生思考，最后的结论便是，从今往后再也不能憋屈了自己，自当无忧无虑快快活活地过好每一天，为此，她计划采取的第一个实际行动，就是买下一辆自用的洋车，雇佣一个每天只拉自己个儿的车夫。

靳大红每天日夜两场演出要跑两趟杂耍园子，她已经厌烦了满大街寻摸洋车的经历，素常好说，倘若赶上个刮风下雨的坏天儿，往往是淋湿了半拉身子吹迷了两眼，也难看到一个车影儿。更不堪那些个拉散座的车夫，老的老，小的小，黑的黑，丑的丑，什么模样长相都有，令你想挑没的挑，想捡没的捡，赶上哪位算哪位，倘若摊上个头脸磕碜面目可憎的人主儿，真也就能败坏了你一整天的心情。相比之下，自用车便没有了这一切的烦恼，虽说增加了挑费，多了一份额外的开支，可自己终日没白没黑拼命挣钱又是为的什么？再者说，现下北平城又有哪个被人称作角儿的还乘坐那又脏又破、一路叮当乱响的赁车厂子货？靳大红彻底想明白了，自己需要的绝不仅仅是一份舒适，重要的，自用车还代表着一种身份，一种价值，更是一种无言的派势！

为这，她一连数天去了山涧口的穷汉市，却一次次扫兴而归。北平的穷汉市，又称人市，即是那些没有固定职业的穷人拥聚的雇工市场。这日清早，趁着晴天，她又一次踏进了山涧口。

头午的太阳显现出一派慵懒，让人感到周围的一切事物都了无生气、无精打采。墙根下或蹲或站着零零散散被称作“听叫儿的”男人，有的拿着铁锹，有的持着扁担，三个成一群，五个成一伙，垂着眉耷拉着眼。她逐个地打量过去，竟没发现有一个长得顺溜的，不是瘦骨嶙峋，便是五官丑陋，连年的水旱灾害迫使城外甚至外省的庄稼汉们乌乌泱泱地拥进了北平城，饥寒交迫的他们个个脸上挂着菜色，面无表情，死气沉沉，只那偶尔转动几下的黄眼珠才证明着这是一些会喘气的活物。

靳大红摇摇头，沮丧地回转身。忽然，一个颇为熟悉的男子身影在她眼前晃了一下，随后，朝着远离人群的一个角落溜达了过去。她扭脸看去，见有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儿，怀里搂着个针线筐箩，正神色安详地坐在墙旮旯的一块石头上，尽管这女孩儿尚未发育成熟，身子瘦瘦小小，脸色略显苍白，头发有些凌乱，却仍旧难以遮掩她那一份天生的俏丽。

溜溜达达的男子手里拿着一套冒着热气的煎饼果子，凑过去蹲在了女孩儿的面前。靳大红随即认出来，此人正是在天桥撂地弹弦子的德晓峰，业界的人们都唤他小德子。她想不明白小德子这是想要干什么，遂轻手轻脚地尾随过去，隔着两步远站到了他的身后。

“妞儿——”德晓峰刚张了嘴，又立马改变了称呼，“——妹子，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呢？”

女孩儿没言声儿，一双好看的大眼睛盯着他手中的煎饼，暗自咽了一口唾沫。

“怎么着，瞅妹子你这意思，不认识哥哥我了？”

女孩儿摇了摇头。

“嘿，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人不大忘性大！想想，使劲想，想起来没有？年下，在大栅栏，哥哥我是不是给你买冻柿子吃来看？”德晓峰连说带比划。

女孩儿微微一笑，露出了一口整齐的白牙。

德晓峰手举煎饼往前挪了一步，“虽说你忘了哥，哥可没忘了你，瞧见没有，哥一准儿知道这会儿你还没吃早饭，正饿着肚子——天津卫的煎饼果子，吃吧，刚刚摊得的，喷鼻子香，哥可是专门儿给你买的！”

见此，靳大红的心不免有些起急，她早有耳闻，姓德的这小子打小就不学好，平日里四处坑蒙拐骗，一肚子花花肠子，而且专门儿喜欢找那些个不谙世事的小丫头下手，有谁知道，今日他这煎饼里会不会提前下了什么“作料”？想至此，她紧忙皱起眉头朝着对面的女孩儿使了个眼色，随后又指指德晓峰夸张地摇了摇头。

不承想，女孩儿竟像什么都没看见似的伸手便把煎链接了过来，顿时令靳大红眼睛里冒了火，她正欲出言阻拦，却见女孩儿瞥了德晓峰一眼，将煎饼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转手放进了一旁的针线筐箩里，“俺可不能白吃你的东西，你说吧，有啥活儿能让俺干的，给你干了活儿俺就吃，不干活儿俺不吃。”说罢，抿起嘴瞪大眼睛斜向了对方。

从口音上靳大红听出来，这是个从山东过来的孩子，说话的音量虽不大，一副小嗓子却透着格外脆生。

德晓峰焦躁起来，“活儿自然有你干的，甭着急，吃完了煎饼咱再细说。我可告诉你，煎饼就得趁热吃，凉了它有股子豆腥味儿……”

女孩儿依旧端然坐着，“俺跟你说，俺就喜欢那股鲜豆子味儿，干脆说吧，你有啥活儿让俺干？”

见拗她不过，德晓峰无可奈何地站起了身，“你这丫头可真是头犟驴。得，就依你，先说说，你都会干什么呀？”

“缝缝连连，浆浆洗洗，细活儿粗活儿俺全行。”

闻此，德晓峰怪模怪样地笑了笑，眼珠一转，生出了一个念头，“这可是你自己说的，那好，听我告诉你，哥身上穿的这条裤子破了个口子，你就给我补一补吧。”

“行，”女孩儿麻利地扯出一团针线，“你把它脱了，一袋烟的工夫就能缝好。”

德晓峰板起了脸，“什么话呀，大白天的，大庭广众之下让我脱了裤子光屁股，这不是成心要我的好看吗？今儿咱们就穿着补，你可是说过全拿得起来的。”

女孩儿信以为真，从小笤帚上揪下一根笤帚苗儿递了过去，“也成，你用嘴把它叼上，俺娘说，这样就扎不着你的皮肉了。”她边说边在他的裤子上寻找起来，“哪儿有口子啊，你这条裤子不是好好的吗？转过身去，再让俺看看。”

“别费事了，我这么跟你说吧，”德晓峰乜斜着眼露出一股坏笑，“这口子你用眼睛根本看不见，你得下手摸……我告诉你，它是这么回事……”

听到这儿，靳大红不由得暗自骂起来：还真是没瞧错你个坏德子，当众就敢使坏，真不是个好鸟！

在这当口儿，有几个“听叫儿的”庄稼汉溜溜达达凑过来，只见德晓峰面向众人用手划拉了半个圈儿，瞪起眼骂道：“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一个个都给我滚得远远的！少跟这儿找不自在，小心大爷我翻了脸，抠下你们的眼珠子当泡踩！”

凑热闹的人们听到他的威胁全都缩了脖子朝后退去，德晓峰转回身，蛮横地一把抓住了女孩儿的手腕，直截了当朝自己的裤裆底下塞去……

谁也没料到，此刻，涨红了脸的女孩儿竟用另外一只手将一把缝鞋用的亮晃晃的针锥迅速抄了起来，毫不迟疑地扎向了德晓峰的身下。

德晓峰发出“嗷”的一声怪叫，连退数步，撞到了靳大红的怀里，未及站稳，开口大骂：“好你个丫头片子，真敢下黑手呀你！大爷我要不是闪得快，今儿就成了太监！嘿嘿，没什么好说的，今儿算你倒霉，撞在大爷的手上，我这就把你丫当场办了！”

他张开双臂如同恶鹰一般扑了上去，然而，又一个没料到的是，一只斜刺里伸出来的大手牢牢地掐住了他的后脖颈子。

“这是谁活腻歪了，敢在这儿逞强挡横啊？”德晓峰想回头回不了，梗着脖子歪了嘴，“放明白点儿，孙子，这儿可是你大爷我的地盘，敢动我一根汗毛，我让你竖一根旗杆！”

靳大红放眼看过去，见来人是个二十不到的小伙子，高身量，宽肩膀，身穿一件白汗布的坎肩，久经日晒的肌肤闪着古铜色的亮光，浑身上下透着一股似乎永远使不尽用不完的力气。

“三伏哥!”女孩儿惊喜地叫了一声,小鸟一般扑到了来人的身旁。

三伏手往上提,将德晓峰一下扭转过来,脸了对他的脸,“说,刚才,趁俺不在的工夫,你对俺妹子做了什么?”

“他……”女孩儿的脸颊如同红布,两只大眼睛蓄满了泪水,“他是个坏种,平白无故欺负俺……”

面对壮汉,德晓峰立马软了下来,“哪儿的话呢,我跟她……跟你妹子逗着玩儿呢,不信,你问问大家伙儿,一问就知道了……”他一眼看见了靳大红,顿时像见到了救星,“呦,靳老板,您老人家怎么有闲工夫上这儿来了?太好了,好得不能再好,刚才,您一准儿都瞧见了,我根本没把她怎么着,是不是?您给说句公道话,今儿这事儿纯属误会……”

“得了小德子,省两句吧,”靳大红往地上使劲啐了一口,“我瞧得真真的,打一开始你跟人家女孩儿就没憋好屁!”

听到这句话,名叫三伏的年轻汉子扬起小簸箕似的手掌,照直朝德晓峰的刀条脸扇去,打得他原地转了几个圈,身子一歪倒在地上。

“哎呦我的妈爷子,你还真敢下手啊……”德晓峰捂着半边脸哀嚎着,眼见有两粒带了血的碎牙从嘴里掉出来,疼得他一个劲儿地吸凉气,此刻他才知道今日遇上了横主儿,唯一的选择就是设法尽快离开这一险境,于是,一挺身爬起来,唧里呜噜说道:“得了,俗话说,大人不计小人过,大爷我不跟你这乡巴佬一般见识,放我走了怎么都好说。不过,有句话临走我得告诉你,千万别小瞧爷,爷我可不是一般的凡主儿,听好了,爷是在帮的人!往后见了大爷,你丫得放尊重点儿……”

三伏毫无怯意,反手一掌又抡过去,“俺让你这个混蛋给俺听好了,从今往后再不许你欺负俺们外乡人!”

德晓峰彻底服了,瞬间便换了一副嘴脸,跪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哀求起来:“我的哥哥耶,您可千万别再打了,甬多了,再有一下,小的这身子骨儿就散了……”见对方仍立眉白眼紧攥着拳头,随即抱住他的大腿改了口:“爸爸耶,我错了行不行?您就是我亲爸爸,儿子不懂事,惹您老人家生气了,您高高手……就饶了儿子这一回吧,您要是真把我打残了打废了,可就没人给您老人家捧盆打幡养老送终了……”

听到这儿,四围的人全都喷了笑,三伏强忍不住,别过脸吼道:“兔崽子,滚吧!”

德晓峰连滚带爬慌不择路,嘴里嚷着:“小子,有种的等大爷我回来,要不然你就是尿捏的!”说罢,一溜烟地跑了。

靳大红朝那年轻汉子仔细端详过去,只见他长着浓眉毛,高鼻梁,厚嘴唇,一双算不上大的眼睛闪着黑漆般的亮光。她的心不由暗暗动了一下。

“谢谢你了,大姐,”三伏手拉着女孩儿走到靳大红的近前,一脸的真实,“今天这件事儿要不是你出面……”

“用不着这么客气，我打心眼儿里不待见这种浑虫儿，不过是说了一句实话而已。”靳大红摆摆手，转而问了一句，“你叫三伏？”

“嗯，俺娘三伏暑天生的俺。”

“她呢，这小妹妹是——”

“他是俺哥！”女孩儿爽快地抢过了话头，“俺俩是从山东逃难过来的，俺那里的田土全叫日本人占了，修了飞机场，种不了庄稼没活路了，这才到北平来的。”她语声甜甜，煞是好听。

“现下你俩找着活儿了吗？”

“还没有呢，已经在这地方白白等了三天了……”三伏沮丧地叹了口气。

靳大红引着他俩来到一个小吃摊前，要了两碗豆腐脑，两套火烧夹油条，自己点上一棵烟在他俩对面坐了，“吃吧，完后我有话和你们说。”

三伏站着没动，“俺不能啥活儿没干就吃你的东西，这不合俺乡下的规矩。”

女孩儿一下子想起了什么，“对了，俺这里还有那坏种留下的煎饼呢。”说着，将针线筐箩挪到了桌上，此时，却见原本焦黄的煎饼果子已经变成了灰土一般的颜色。

“丫头，明白我刚才为什么跟你挤眉又弄眼的吗？”靳大红盯着大惊失色的女孩儿，攥住了她的小手，“还真没猜错，这小兔崽子果然在吃的里边下了迷药。”

“迷药？他迷俺一个乡下丫头干啥？”女孩儿满脸惶惑。

“干啥？等你迷迷糊糊了，头晕脑涨了，不认东南西北了，他就会把你领走。”

“他……他要领俺去哪儿？”

“窑子”两个字已经到了靳大红的嘴边，她又把它咽了回去，“你想想，能是什么好去处吗？丫头，记住了，北平这潭水可是深了去了！”

“大姐，你的大恩大德俺俩记下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吧，让俺干啥活都行，俺有使不完的力气！”三伏夸夸实实说道。

“既然没找着活儿，三伏，这么着——索性，你就到我那儿干吧。对了，忘了问你，你会拉车吗？我说的是洋车。”靳大红朝着马路上跑过去的一辆洋车指了指。

“……会。”

“以前拉过？”靳大红有点儿不大相信。

“没。可俺在家拉过送粪的车，俺想，会推磨就会推碾子，大小一个理儿。”

靳大红扑哧一声笑歪了嘴，“怎么说话呢你？是拉我，人能跟粪一样吗？”她已经开始喜欢上了这个山东小子。“这么跟你说吧，你住在我那儿，每天只负责拉我一个人，也跑不了多远的道儿，一天三顿管你吃，头仨月一个月给你三块钱工钱，过后如果你我双方都觉着满意，就改为长期，每月涨到五块钱。”

“你开着啥大买卖呀？这么阔！刚才，俺就听那坏种叫你老板呢。”女孩儿兴奋地问道。

“啥买卖也没有，实在说，连个针头线脑的买卖也没有。”靳大红神色愀然，“我只是个跑江湖吃开口饭的，直说就是一唱大鼓的，在我们这行里就兴这么称呼，有钱的没钱的都叫老板，我这老板和铺户买卖家的大老板是两码事。”

三伏叮问一句：“俺妹子呢？她去干什么？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她全能拿得起来。钱多钱少没关系，管下俺俩吃和住就行。”

“这……三伏，我和你明说吧，你这妹子我可就管不了了，主要是，我那儿没有她能干的活儿。”靳大红自有她的考虑，一来没必要平白多养一个人，二来哥儿俩待在一处多有不便，日后必会多生一份麻烦。

“那……那就谢谢你了大姐，既这样，俺俩就不麻烦你了，日后得机会再报答你吧。”说罢，三伏拉起女孩儿就走。

“别——”靳大红扔了烟头急忙起身拦挡，心里不由犯了踌躇，思忖片刻，才向着女孩儿问道：“丫头，你叫什么名字，认识字吗？”

“俺在乡下老家上过三年书房。俺大号叫林雪梅，是书房的先生给俺起的，小名叫钉锦儿，是俺娘起的。”

“钉锦儿？这是怎么个意思？”靳大红怅然不解。

“俺娘说了，院门有了钉锦儿才能锁得严实，无论什么孤魂野鬼都进不来，人心有了钉锦儿才能活得刚强，无论什么邪心杂念都进不来。”

靳大红不禁心内一阵感慨，想想这话还真是有些道理，一个乡下老太太能有这么一番见识，能说出这么一番言语，确乎不简单，“钉锦儿，除了你哥说的那些活儿，你还会什么别的吗？”

女孩儿皱着眉想了想，“俺……俺还会唱唱儿。”

靳大红一时没听明白，“啥……啥叫唱唱儿？”

“就是你们城里人说的唱曲儿，俺村的婶子大娘都夸俺唱得好听呢！”

靳大红骤然来了兴趣，“好好，钉锦儿，这会儿你能不能唱上几句让我听听？”

女孩儿冲口而出：“行，俺就唱一个俺家乡的梨花调《十八穷》吧！”

她轻咳两声，端正了身体，大大方方地唱起来：

有一个老头儿他本姓丁，又会赶脚又会搬缙。娶个媳妇她不吃闲饭，会跳大神又会收生。养活个儿子不吃闲饭，五黄六月卖西瓜捎带着卖冰。娶了个儿妻不吃闲饭，又会浆洗又会缝穷。四个人学了八宗艺，该当受穷还得受穷。老头儿赶驴驴崴折了脚，老头儿搬缙是网撞窟窿。老太太下神诸神不在，老太太收生生了个妖精。儿子他卖西瓜刀切了手，儿子他卖冰净赶上刮风。儿媳妇浆洗连阴半拉月，儿媳妇缝穷是手上长个疔。四个人学了八宗艺，该当受穷还得受穷。

真想不到，这孩子年纪小小，竟唱得不荒腔不走板，稚嫩的小嗓子高亢嘹亮，透出一股青草浮露珠般的乡土味，靳大红不禁脱口叫了好，“不错不错，真是不错！好听。”转而又问道：“除了这段，你还会唱些什么？”

“俺还会唱蒲留仙蒲老先生的俚曲《草木篇》，是俺姥爷教的，俺姥爷是开中药铺子的。”

“嗯，我有主意了。”靳大红伸手将小丫头拽到了自己身边，把脸转向了三伏，“这么着吧，我给钉锦儿找个师父，让她跟随着学唱大鼓吧，俗话说，拉弓要有副好膀子，唱曲儿要有条好嗓子，你妹子有这个本钱！照我看，甭多了，用不了三年五载她准就能成了角儿，到那时候你们哥儿俩吃的穿的就都不成问题了，你看怎么样？”

三伏闷了片刻，显露出几分犹豫，“她……能行吗？”

“行，一准儿行！她嗓子好，人长得俊，脑袋瓜也机灵！”靳大红手摸着下巴思谋了一阵，“有了，今儿恐怕是来不及了，明儿头午我就去找我师哥金三省，我知道，他那儿眼目前正教着几个女孩儿呢，一说准妥。”

“老板，俺……俺就跟你学不成么？俺认准你是个好人。”钉锦儿吞吞吐吐说道。

“跟我不行。”靳大红一口拒绝，“我这人忒懒，身边的啰嗦事儿也多，顾不过来。你放心，我会和你哥经常去看你，再者说，金三爷也不是什么坏人，就听我的吧，没错儿。”

事已至此，兄妹俩再无二话可说，看看桌上的吃食并排坐了。

“快点儿吃吧，都凉了。”靳大红一边让着一边嘱咐道：“有一宗我得提前跟你俩说下，既到了北平，就得把你们的家乡话改了，要不，走到哪儿人都得欺负你们。首先，不能一天到晚老是‘俺俺’的，得说‘我’，另外，见人面儿，不能开口闭口地说‘你’，得尊称一个‘您’字，明白不？”

两个人嘴里嚼着烧饼，异口同声地回答：“你的话，俺记住啦！”

打从金三省买下了新宅子，靳大红还从来没登过他的门，尽管两家住的只有一里之遥。论起这位同门师兄，倒也不含糊，实实在在称得上是北平鼓曲圈儿里的一位字号人物！

金三省是满族人，亦即旗籍子弟的后裔，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乃“方字旁”人氏也，可倘若较真，问他祖上具体属于哪个旗哪个固山，却红黄蓝白半天也掰扯不清。十一岁时，他就跟着曾袭过四品武职的父亲厮混在八角鼓票房，后来家境日渐衰败，便投师下了海。因着他头脑聪明，有幼小耳濡目染的功底，又肯下心，没几年的工夫，不仅唱熟了铁片大鼓的诸多长短曲目，还私下习学掌握了京韵、梅花、单弦岔曲中的不少段子，一时间成为了歌台上一个炙手可热的角色。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当日之灾，三十五岁那年，一场天花无情地断送了他的美好前程，一连十几天的高烧不但让他脸上落下了一片斑斑点点的麻子，更令人懊糟的是还烧坏了他的嗓子，从此再也没有了高嗓音！容貌姣好的妻子看到茂茂盛盛的一棵摇钱树一夜之间便掉光了叶子，竟抛下未满周岁的孩子金盈儿一去无回。然而，金三省毕竟是“方字旁人”，他并没有被这一场灾难压垮，很快就



又挺直了腰板，他明白，人这一辈子，沟沟坎坎实属平常，三灾八难也值不得大惊小怪，由此，一咬牙扔了唱儿，改行学了弹弦子。十年苦功，终不负人，手中活蹦乱跳的一把大三弦让他再一次在北平露了脸，享了名！三尺歌台上，无论你是哪一路的高手，也无论你唱的是什么曲目，只要你张张嘴，出个音，他便能立马抄起弦子紧随而上，且堪称烘云托月、严丝合缝，让人不得不惊叹，不佩服！

时隔不久，有一则关于他这把弦子的故事在圈儿里口口相传播散开来，言说夏日某天傍晚，金三省与三五旧雨新朋泛舟北海，酒至半酣，他乘兴操起了弦子，一曲《平沙落雁》方刚弹奏一半，就见有几条不知名号的大头鱼浮出水面缓缓地游了过来，它们围着木船转了两圈，其中的一条竟然腾身一跃跳上了舱板！由此，业界内便有了“金家弦子妙，水怪船上跳”的赞语。随之，便有好事者刻了一块“北弦王”的牌匾，吹吹打打送到了他的府上。再后来，他被延请做了京韵大鼓名家“白发鼓叟”白雪遗的伴奏弦师。据说，起初二人合作得也算融洽，可三年前不知出于什么缘故，竟掰了交情分了手，自此，金三省便收下了一拨女弟子在家课徒授艺，并到坤书馆坐了弦儿^①。

平心而论，靳大红非常欣赏这位大师哥的才气，但是对于他的处世为人却大不以为然，此人不仅重钱财，而且好女色，说到底，乃是有着一身好本事，却“十大俗气”占了七八的一个男人，这也正是她与他虽同属一师之徒，同居南城一隅，却很少互相走动的原因。然而这一次，为了能把三伏留在自己的身边，靳大红不得不主动找上门去。

时下已过了清明，天亮得越来越早，因为心里存着事，靳大红没敢再睡回笼觉，起床下了一碗鸡蛋挂面汤吃了，雇一辆洋车先去人市领了女孩儿钉锦儿，然后直奔了金三省的新家——前门外杨梅竹斜街。

这是一所坐北朝南规模不大的四合院，北平人将这一类宅子称做小四合儿。但见两扇木门涂着新漆，上面镌刻着“春风和煦千门柳，暖雨晴开一径花”的门联。靳大红嘱咐钉锦儿在门道里暂且等候，轻咳一声独自朝院里摸去。院子不大，收拾得非常干净，三间北房，两间半南房，东西厢各占两间，小院的当中有一鱼缸，里边漂了几挂绿的水草，养了几条红的金鱼，有一棵石榴树栽在墙角，隐约可见几个嫣红的花骨朵顶在上面，抬头看去，廊檐下挂着一个鸟笼，里边像是养着一只百灵，一方石灰匾额在堂屋的门楣上砌着，上面写有“三省持家”四个隶字。

金三省的继室徐五姑闻声从堂屋里匆匆走出来，见了靳大红便夸张地拍起了巴掌，“哟，红妹妹，什么风儿把您吹来了，稀客，真是稀客呀，怨不得一早起我这眼皮子就老跳呢！”

她原本是个在天津卫唱时调的二路角儿，五年前带着自己的遗腹子与金三省

① 坐弦儿：曲艺行话，指在书馆为多位演员伴奏，此类弦师通晓各个曲种的音乐，知识渊博，大多能担任教学。

父女俩住到了一起，自忖已徐娘半老，老金挣的钱也足够养家，便歇业做了掌家太太。

“我师哥呢，他不在？”靳大红很是看不惯这个天津女人虚头巴脑的做派，不为所动地问了一句。

徐五姑朝着南屋努努嘴，压低了嗓门，“正在里边过热堂呢，昨儿晚上打从天桥落子馆回来就一直铁青着脸，也不知为嘛！”

靳大红一时没反应过来，侧耳一听，便听到从南屋传出一阵女孩儿断断续续的哭泣声。她迈上台阶，手扒了窗玻璃朝里看去，只见金三省手持一根鸡毛掸子虎着麻脸坐在椅子上，有两个女孩儿一站一跪在他面前，跪着的膝下垫着块搓衣板，裤子褪下了半截，从暴露出的一方带着血痕的白屁股看，跪着的似是他的徒弟白丫头，站着的则应该是黑丫头。这两个孩子学艺之前叫什么名字靳大红已没有印象，脑子里只存下了她俩的艺名。眼见金三省再一次舞起了掸子，她推门跨了进去。

“师哥，消消气吧，这又是因为什么呢？”她边说边插空挡在了两个孩子身前。

“为什么？这还用问为什么？你让她俩自己说！”金三省嘴角泛着白沫，一脸的浅白麻子闪着星星点点的亮光。

“得了师哥，看我面儿上，有什么话叫孩子起来说，成吗？挺大的丫头，就这么当人面光不溜丢的，怎么说也不好看不是？”

“不成，没商量！严师出高徒，棒打出人才，这话你应该懂！”说到这儿，金三省似乎也觉到自己有点儿过分，遂自动转缓了语气，“一段小岔曲统共就那么二三十句，唱得磕磕绊绊一嘟噜一块不说，中间还给我落了半句，叫我这当师父的脸往哪儿搁？知道我的也就罢了，有那不知道的还不得说我这心思没往正地方使？”

靳大红由不得想笑，最后这句话怎么听都觉得有点不打自招的意味。“有谁能不了解您呢，北弦王，会唱各式各样的鼓曲，教出来的徒弟个儿顶个儿，满北平城除了您金三爷还有谁？”

“这话说得没错儿，真格的，一般人他还就真比不了！不是吹的，打洗三那天起，我这耳朵里听的就满都是弦子声、鼓声！”

趁着他转换了心情，靳大红将白丫头扶起来，紧忙为她提上了裤子。金三省只好就坡下驴，将手中的鸡毛掸子扔到了桌上，“看在你们师姑的面子上，今儿我就饶过你，不过，这顿晌午饭你不能吃了，要给我站在墙根底下好好遛遛这段活！”

师兄师妹进到堂屋坐了，徐五姑随即将沏好的一碗热茶端到八仙桌上。靳大红侧转身仰脸朝上方看去，见那块黑底金字的“北弦王”匾额正挂在当头。

“真不知道他们弄这么个玩意儿来干什么，言过其实，言过其实了！”金三省嘴上如此说，脸上却写满了“得意”二字，“原本我是不想挂的，当不起嘛，可

你嫂子她死活非得要……”

“您别说，这匾挂这儿还真好看。”靳大红喝了口茶，转了话头：“师哥，我记得，除了这俩丫头，你这儿好像还有一对岁数比她们略微小那么点儿的，叫什么四丫头、五丫头的，今儿怎么没见着？莫非……”

“不瞒你，”金三省不免有些尴尬，“都因为我管教太严，那俩孩子吃不了我这儿的苦，三天前联手跑了，白搭了我的一番心血不说，还白搭了我小一年的吃穿，我这儿正准备找她们的引师、保师算账呢。话说回来，我所做的一切还不都是为她们好，将后来她们成了蔓儿挣了大钱，自然就知道我这当师父的一番苦心了。”

一旁的徐五姑插了嘴：“嘛话呢，从根儿上说，这当徒弟的就没一个有良心的，要不人说‘宁舍十吊钱，不把艺业传’嘛，就说你那大徒弟胡翠珠吧，刚出师不到半年，就不见了人影！照规矩说，三节两寿徒弟是必须要登门拜会老师、师娘的，春节没来，眼见这就快到端午节了，我倒要看看，这丫头片子露不露面！”

说到端午，靳大红不由想起一件事来，“师哥，我差点儿忘了，昨儿晚上在园子里白雪遗白爷跟我说，北平长春会计划五月节组织一拨人去南苑29军驻地，要搞一场慰问演出，不知通知你没有？”

金三省随即撇了嘴，“你是知道的，我和那老家伙不过话，不过，也曾有人跟我提起过这档子事。大红，当哥的得提醒你一句，咱们作艺的，穿衣吃饭凭的是本事，无论当官的，还是当兵的，应该是离他们越远越好，犯不着平白无故跟他们打连连。”

“可我听说，这支队伍跟那些个当兵的不一样，纪律严谨，作风正派，再说，人家为咱守着北平的大门呢，现下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三省，谁敢说小鬼子哪一天不会打进北平来？我觉着，咱应当表示表示……”

“日本人来了有什么可怕的？他吃人？还是我那句话，无论谁拘管着，也得让咱吃饭不是？这种事我经得多了！”

屋子里一时静默下来。徐五姑觉得无聊，找个由头走了出去。靳大红见时候不早，遂提起了正事，“师哥，今天来你这儿不为别的，就是想问问你，有那合适的，你还想不想再收个徒弟？”

金三省斜楞了眼，“我可不收男徒，这你应该清楚。”

“我清楚。”

“另外，现而今想唱大鼓的女孩儿轰着赶着，所以说，一般的人我不收，必须得讲究几个条件。”

“你说。”

“这一呢，模样要顺溜、周正，二要身材好，再就是嗓音要洪亮，吐字要清楚。不知你要跟我提的是——”

“一个打山东过来的乡下姑娘。”

“什么？乡妞儿？不成不成，好嘛，一嘴的蚂蚱籽儿，两腿的黄土泥，你这不是拿你师哥我打擦吗？”

“乡妞儿怎么了？乡妞儿就低人一等？你清楚，我也是打小从乡下走出来的，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先天之才，后天锻造’，对吧？人我验看过，是块好材料，明说吧，我这是给你送财来了，收不收的在你，可我有言在先，将来这孩子一旦出息了你可别后悔！”说罢，靳大红起身就走。

“别，别别，”金三省急忙阻拦，“容我再想想……你跟我说句实话，她……人长得怎么样？”

“按我的眼光，人不大，有样儿！”

“既是这样嘛……得，看在师妹你的面子上我就答应了，你清楚，如今晚儿肯照顾大鼓妞儿的那些个大小爷，不看别的，就看个脑袋核儿！”金三省坐回到椅子上，跷起了二郎腿，顺手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鼻烟壶，往鼻子里抿了两抿子鼻烟，打了个响亮的喷嚏，“回头你把她领来吧，爷儿俩先见个面。”

靳大红眼含深意微微一笑，“暂且别忙，到这会儿该轮着我说一句了。既是我举荐的人，保师肯定是非我莫属，因此，我得对得起这孩子，师哥，你得向我保证一句，日后不许在她身上打主意！什么意思，你明白，我也明白。”

“这话儿是怎么说的呢……”金三省蓦然涨红了脸，“人有话，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我还能……”

“得了吧您，咱俩在一起多少年了，我还能不知道您那点儿嗜好？只要它是把青草、嫩草，您还管什么窝边不窝边？”靳大红往他脸前凑了凑，压低了嗓音，“你没忘了你那位大徒弟胡翠珠吧？我知道，这会儿你心里兴许正念叨着她呢，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把人孩子给偷偷办了？嫩绰绰的一朵花，是不是叫你给掐了？要不，她干吗那么恨你，即使年节也不登你的门？”

金三省的神情分外紧张，朝着门外偷看了一眼，摆摆手截住了靳大红的話，“打住吧我的姑奶奶，您圣明，没什么能瞒得了您的。得了，您说什么就是什么，我给您下保证，保证不动这孩子一手指头，这还不行吗？”

该说的话都说到了，靳大红站起身，冲着在院里罚站的白丫头唤了一声：“丫头，快着，出去把那个叫钉锅儿的女孩儿领进来！”

谁知，此刻门道里竟一个人也没有。

瞅一眼空空的门道，又到大街门口瞭看一番，钉锅儿仍是首尾不见，靳大红不由得犯了嘀咕：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乡下丫头，这会儿她又能去了哪儿呢？

二

古道荒山苦相争，黎民涂炭血飞红。
灯照黄沙天地暗，尘迷星斗鬼哭声。
忠义名标千古重，壮哉身死照汗青。
长坂坡前滴血汗，使坏了将军赵子龙。

——京韵大鼓《长坂坡》

天气一天比一天燥热起来，北平正式进入了夏季。

金盈儿顶着炎炎烈日骑着自行车从学校回到了家。她一副标准的女学生装束，剪着齐耳的短发，额前垂着刘海，上身穿着左大襟白绸子短褂，下身是过了膝的黑布裙，足蹬长筒白线袜，横襟儿方口的布鞋。高挑的身材与俊俏的容颜，一直以来就是她引为骄傲的资本，一张鸭蛋形的嫩脸，弯弯细细的黑眉下面嵌着一对风情流动的丹凤眼，唯一令人感到有些缺憾的是，她长了一张吃四方的大嘴。诚然，是逢说书唱曲的人家，没有谁愿意让自己的女儿继续干了这一行，他们心里盼的想的，就是能把女儿培养成知书达理的姑娘，以便将来嫁个体面有身份的男人，从此改换了自家的门庭。同样基于这一种考虑，金三省硬是花钱托人把唯一的闺女金盈儿送进了哈德门里的慕贞女子中学。

她径直走进堂屋，捧起茶壶嘴对着嘴灌了一通凉茶，里看外看，静悄悄一个人也没有，她估计这会儿父亲去茶馆遛鸟还没回来，继母还泡在街坊家里打牌，便扭头回了西厢自己的闺房。

此刻，黑丫头白丫头两个人正在厨房里忙着，灶台上的瓦盆里泡着江米，铜盆里浸着小枣，一锅红豆馅儿在煤球炉子上用小火煨着。黑丫头两手清理着湿漉漉的苇叶和马蔺，白丫头埋头在堆得满满的一盆脏衣服里。她俩是前后脚拜的金三省，白丫头学的单弦牌子曲，黑丫头学的西河大鼓，如今已待了将近两年，再熬上个年头半载就该出师了。俩丫头年岁相仿，都是刚刚过了十六岁的生日。白丫头是姐，尽管只比黑丫头大了十来天，她生着一张圆圆的脸，两只不大的细眼，相貌虽算不上出众，却长得十分白皙，肌肤胜雪，一白也便遮了三丑。黑丫头肤色黑，但并不晦暗，头发黑，眉毛黑，眼珠也黑，照金三省的话说，她就像一块闪着亮光的黑翠儿。

“妹子，跟你说个事儿，你明白前些天师父为什么打我吗？”白丫头甩甩手上的肥皂沫，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不知道呢。我也好一阵纳闷，明明那天你没唱错什么，往大了说，鸡蛋里